



史記卷九十六

文無漢百史以太

史

令司馬遷撰

蘇武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常山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

史蒼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

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

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下方板謂小事

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方云明習天

案隱案縣名屬陳留正義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歷

集解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

周秦皆有柱

故老聃為

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為下方云明習天

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

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小顏云質鍤也

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

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

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

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

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耳宰相趙王

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

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

為計相集解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集解

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為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為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

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歷故令

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

子長為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為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為職志集解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

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為客集解張晏曰為帳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

沛公立為漢王以周苛為御史大夫周昌為中尉漢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

二

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周苛集解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為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為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

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

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

知其不可正義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

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集解韋昭曰殿

太子幾廢索隱幾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

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

方與公集解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贊曰方與縣令也謂御大夫周昌曰君

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

周昌笑曰堯年少乃筆吏耳正義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
 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
 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卻邪備萬歲之後
 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謂不知其計所出也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
 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
 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
 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
 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相
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周昌泣曰臣初
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斃也

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

吾極知其左遷

索隱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

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

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

集解徐廣曰十

也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

封為江邑侯

集解徐廣曰十一年封

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

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為不遣趙

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

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
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
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集解徐廣曰諡悼也索隱漢書列傳

及表咸言周昌諡悼韋昭云或諡惠非也漢書又曰傳
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
罪國除後五歲

正義高后之年

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

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

集解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

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

正義辟音避

吏繫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

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

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千八百

戶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

集解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諡懿侯魯孫越

人元鼎二年為太常坐酒酸國除駟案漢書任敖孝文

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此徐氏據漢書為記而誤云二年

裴駘又引任安書證為得其實正義按史記書表云孝

文帝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

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為御

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

蒼為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四

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

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
歷也或曰緒業也 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六

五

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
時尚黑如故正義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吹律之法以周赤烏為火漢勝火以水也

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集解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

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

也集解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

之謂順晉灼曰若預及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

律歷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

善律歷集解駟案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

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

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

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

張蒼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

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歷制度更元年張丞相

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集解張晏曰所選

侯官名大為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為丞相十五歲

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為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

類集解徐廣曰代為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

國除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為侯丞相

蒼子復長集解駟案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六

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八只曾為封丞相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集解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駟案如淳

日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孟康云言張强弩蹶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

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索隱所類反從擊黥布軍為都

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

高皇帝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

邑五百戶張蒼已為丞相嘉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

集解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為丞相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

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正義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

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

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

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六 列傳

七

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集解如淳曰嘉語其通頓首首

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

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文帝泣曰丞

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

鼂錯為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

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

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壞垣集解

曰官外垣也如淳曰煥音畏煥之煥嘉聞之欲因此

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為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

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自歸至朝丞相奏請誅內

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煥垣故他官居其

中案隱漢書作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

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諡為節侯子共侯茂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

年卒集解徐廣曰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子侯與代六

歲坐為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

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為丞相集解徐廣曰

臣陶舍之子也諡夷劉舍本項氏親也及今上時栢至

侯許昌集解徐廣曰高祖功平棘侯薛澤集解徐廣曰

平侯薛歐之孫武彊侯莊青翟集解徐廣曰高祖高陵

平棘節侯薛澤功臣莊不識之孫

侯趙周集解徐廣曰周父夷吾為等為丞相皆以列侯

繼嗣集解徐廣曰妮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蹠

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合為丞相備員而已無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歷為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歷何哉集解張晏

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歷何哉周昌木彊人也正義言其質直任敖以

舊德用集解張晏曰謂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

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為之說無罪博臺謂是史

史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

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集解駟案卒而有韋丞

相代案隱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

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

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

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

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

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

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

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

代丞相謂曹參其人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六

列傳

九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
令諸吏帶劔帶劔前奏事或有不帶劔者當入奏事
至乃借劔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集解駟案名廣漢
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
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
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
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
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
道又得擅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
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

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
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
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大夫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
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為列侯而因為丞相明於事
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
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為吏至
太僕坐官耗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為庶人邴丞相
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
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

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何見之明也黃丞時升尋受中書等田文皆與韋丞時黃丞時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為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為京兆尹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為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丞相意以丞時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為吏至衛尉徙為太子

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集解駟案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于丞

相乞骸骨免而為丞相因封故邑為扶陽侯數年病

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

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為侯代父而

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為丞相世間

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

匡衡代中時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

備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
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
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為郎而補博士拜為太
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為光祿勳居殿
中為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
貴御史大夫鄭弘坐事免而匡君為御史大夫歲餘
韋丞相死匡君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
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
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集解徐廣曰然多至御
史大夫即去者諸為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

史相物故也

集解駟案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

或乃陰

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為之日少而
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
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即代之矣豈可
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厄不得者眾甚也

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紬秦曆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媿媿無所發明

發問
或無也

索隱或贊曰更蒼主情天下并封爵且故餘秦爵尚
亦爾太史公其字數數一何或也
案此餘到漢已來專限於人限於也

以晉西爵姑交育賀望之本因息不爵者眾甚也
不爵者甚也之未漸遠而華丞味孤唱升之矣豈何
爵之至于性矣真命也夫喻史大夫腹甚守之樓乎
逐跡避害殆升之然守之日久不爵更為之日少而

史記卷九十六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張丞相列傳封為高景侯集解徐廣曰九年封○九監

本作文

臣照

按以長歷考之高祖元年至文帝後元

四年中間不止三十九年且高祖元年尚是沛公周
苛固未死其誤必也依長歷計之二本作九年者是
今從之二十三

謂御大夫周昌曰○

臣照

按御大夫明脫史字各本皆

固今仍之至

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歸有光曰漢書云

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為是崑與大司共精前呂公坐車與呂司張蒼書
張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楊慎曰時字連計相讀為
是故後言至於為丞相卒就之

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夫本無此去病而去

共侯茂三十三年子臾改封靖安侯○臣照按徐廣

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係侯共嗣二十二年與徐又
異乎中間不五三十六年且高祖元平尚景叔公因

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趙廣漢傳

惡云使中郎趙奉壽景到果與○大溫

而丞相司直繁君○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也繁君名

史延壽見望之傳時丙吉為丞相褚先生誤

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張廷尉傳並無

于廷尉語

唐諸王傳

酈生陸賈列傳

酈生食其者

高陽人

酈生在雍西南

以為衣食業

乾隆四年校刊

為是

張蒼為計相

是故

下丞相

所云

復平

下丞相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丙吉

史記卷九十六考證丙吉

史記卷九十六

漢書卷九十六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士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歷異陳留高陽人也集解徐廣曰今

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者舊傳云食其圍高

陽鄉人正義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

云圍城在汴州雍五縣西南食其好讀書家貧落魄無

以為衣食業集解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為里監門吏正義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觸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

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

徇地正義狗畧也過高陽者數十人酈生問其將皆握齧集解

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索隱應劭云齧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齧小節也好苛禮索隱

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

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

生里申子也集解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是食其里中入案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

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夫畧此真吾所

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若見沛

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

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

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洩溺其中索隱洩所由反溺乃弔

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

從容言如酈生所誠者沛公至高陽傳舍集解徐廣曰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

足索隱案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

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

索隱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

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

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

正義攝猶言歛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

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

眾集解駟案一作鳥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

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

郊也集解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

臣善其令正義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令力

征反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

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

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酈生常

為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

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數則音朔

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

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

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

天而民人以食為天索隱管子云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

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索隱適音

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

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以言不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

其便也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

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案隱案謂女工是工巧也

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

柴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敖倉在鄭州柴陽縣四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

始皇時置倉於敖倉塞成臯之險正義即汜水縣山杜大行之道

集解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距蜚狐之口集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

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為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

諸侯劾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

於歷下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

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

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

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

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

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

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

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

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

案方

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刻而不

能授

集解孟康曰刻斷無復廉鏐也贊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於人也

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刻斷無圭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

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

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

援上黨之兵

正義援音爰

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

二城

索隱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

此蚩尤之兵也

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

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

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廼聽酈生罷歷下兵守

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

城廼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

賣已廼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日

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

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

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

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高粱侯後更

食武遂嗣三世案隱疥音界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元狩

元年中武遂侯平正義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

遂嗣恐漢書誤也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

也感文與兵平

陸賈者楚人也案隱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

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以客從高

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

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案隱趙他為南越尉高

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集解陸結

日黠音推今兵士椎頭結案隱黠直追反結音計謂為

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黠結二字依字讀

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箕倨見陸生陸生因

同其風俗但黠其髮而結之也

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案隱趙

名東垣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

抗衡為敵國案隱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輓上橫木禍

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

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

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

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

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
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
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
然起坐索隱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
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
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
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
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
衆車輦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

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

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

中國何渠不若漢集解駟案渠音詎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

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

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集解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

也索隱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

裝裹以入囊橐也他送亦千金集解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

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

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

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

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

氏 **集解** 駟案趙氏秦姓也 **索隱** 案韋昭云秦伯繁後與趙同出蜚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

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正義** 七錄云新語 **孝惠帝時呂**

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 **正義** 時音止 **可以家焉**

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 **正義** 漢制一分

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集解** 徐

一作 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

索隱 率音律過音戈 **數見不鮮** **索隱** 音朔現數見謂時其下過字音光臥反 **數見不鮮** **索隱** 音朔現數見謂時

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無久恩公為也** **集解** 漢書作數擊鮮如淳云新殺曰鮮 **無久恩公為也** **集解**

曰恩汚辱 **索隱** 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

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集解** 駟案漢書音直入

義曰請若問起居 **直入**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日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集解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

生日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

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

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日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集解徐廣曰務

一作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

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

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

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

聲籍盛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

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

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

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鼻去

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

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贊曰布不用梁父侯

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與得不音預

誅語在黥布語中

集解駟案黥布列傳無此語

平原君為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

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

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

未有以發喪

索隱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貸服具陸

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

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

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集解張晏曰相知當同恤

喪則彼為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

集解韋昭云衣服曰稅稅

當為襚案說文稅贈終服也襚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

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

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

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籍

孺

索隱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閔孺今總言閔籍孺誤也

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

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

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

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集解如淳

日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為罪宜誅者至深索隱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

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

其客平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

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為平原君曰

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為中大夫索隱案下文所謂使與太史公善者

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

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

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

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

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集解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

賜謁者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

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

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劔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

高陽酒徒也集解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

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

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據雪足杖矛
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
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
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
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自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
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
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
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
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
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

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
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
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
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
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
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
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
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
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
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

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
陳留南城門止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
萬數遂入破秦出願心更敢驅士留留交半神刺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
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
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
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
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官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
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懾怖相說國
安書成
主悟

史記卷九十七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七 列傳

七

史記卷九十七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酈生陸賈列傳何渠不若漢索隱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董份曰渠字卽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

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徐孚遠曰瓚說與本文正相反也當依傳說梁父侯導黥布反耳瓚照按瓚說非與本文相反乃傳寫之訛多由不字耳陳氏輩亦之間而以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茅坤曰當入

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
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羽於鞏洛之間而以
衣儒衣見及與平原君之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
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稿也誤見
於此耳臣照按史記事兩見而不異者甚多蓋史家
亦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吾猶及史之
闕文此其遺意歟言何蓋不取萬耳

爲首何成或而不成萬也○董公曰粟字明成萬書
臘主割賈厥書何果不苦萬深劉萬書非數字小賊以
史記卷九十七考證

史記卷九十八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

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

集解駙案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

舍人起橫陽

索隱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括地志云故

正義後魏地形志云

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正義後魏地形志云
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正義後魏地形志云
巴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正義後魏地形志云
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正義後魏地形志云
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

楊熊曲遇正義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

州縣也正義鄭州縣也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

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謂美號爾非地邑共音恭從入漢中遷為

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集解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按孟康云縣名也

正義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集解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按孟康云縣名也

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

卒斬騎將一人赦下集解徐廣曰索隱張晏

云信時為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

博索隱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

世勿絕封為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為齊右丞

相備齊集解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正義按為齊王韓信相

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

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集解如淳曰既為相

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為

代相國兼領屯後二歲為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諡

為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

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歙音翁以中涓從起宛胸正義上於元反

縣攻濟陽正義曹州宛胸縣西南破李由軍擊秦軍毫

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集解徐廣曰將一作侯首五十七

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

司馬二人集解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集解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

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

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

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

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

梁地別將擊邢說軍集解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菑南集解

徐廣曰今日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

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

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集解駟案上音

肥下音釋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軍朝歌破之所將卒

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

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

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集解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括地

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

各一人集解孟康曰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

軍降邯鄲郡六縣集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

軍成臯南擊絕楚饗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

正義魯城之下今略地東至繒郟下邳案地理志

兗州曲阜縣也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南至蕪竹邑案隱二邑名蕪在

今繒泗水縣郟縣屬海州沛音機竹即竹邑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九

三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
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案隱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

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

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

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

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做破之案隱小顏云侯做也因降曲逆從

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

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

二十三得王柱國各百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集解徐廣

日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謚為肅侯子亭代

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遇律案隱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

文後三年奪侯國除實計左封沛相高祖

蒯成侯緹者集解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案隱姓周名緹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

蘇林音薄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

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

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緹所封也晉武

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

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

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正義雍州涇陽縣西北東絕甬

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

離上心集解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縲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八

列傳

四

以縹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縹為
 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
 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
 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縹
 以壽終諡為貞侯正義諡為尊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
 孝景中二年封縹子居代侯集解徐廣曰表云孝景中
 元年封縹子應為鄆侯諡
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鄆蘇林
 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
 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集解徐廣
 曰一無高
字又一本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
 皆從高祖

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縹操心堅正
索隱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
 心者集解徐廣曰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此一作此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協人謀功實天
 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
 忠人臣
 扼腕

忠人臣

贊武帝齊趙與非武帝按職力交贊夷劍不屬主上降

心者

會高又

史記卷九十八

良不見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傳靳蒯成列傳陽陵侯傳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

臣照按漢地理志陽陵故弋陽景帝更置高帝時不

容先有此名年表素隱云楚漢春秋作陰陵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臣召南按棘蒲地不可攷左

傳哀公元年師及齊師衛師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則

是晉邑而杜不言所在是其地在趙魏之間

身得江陵王索隱按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臣照按

共尉嗣臨江王此乃因其所都而以江陵王稱之

居為太常有罪國除○漢表云坐為太常收赤側錢不

呂收完為城旦因刑○漢書云坐獄太常亦未聞廷不
共操編編王王此因其刑而以其刻王蘇之
良皆工刻正索劉其下文推元共其以共其○
景晉出而林不言刑有景其此在蘇蘇之間
魯哀公六年平而文齊而濟而魯人封言車棘燕頃
封文安劉以東正刺○
容夫亦也亦平遠
百照 封萬世野志
前漢師知依
 史記卷九十八考證

史記卷九十九

齊來漢之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王以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集解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

音晚索隱晚者牽也輅者鹿車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

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索隱鮮音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九

列傳

也服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
 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
 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
 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正義部音胎雍
 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豳城是也說文云部炎帝
 之後姜姓所封國奔外家也毛萇云部姜嫄國堯見天
 因部而生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
 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集解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
 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
 濱來歸之正義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

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正義括地志云

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廓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鄘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

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集解案

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

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

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城也又居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鬪不搯其肱

集解張晏曰肱喉也案隱搯音

以為肱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

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

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問

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

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

都關中

案謂即日西都之計定也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

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為奉春君

案隱按張晏云

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

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

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正義上力為反下許又反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

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集解韋昭曰今臣往

徒見羸瘠老弱索隱羸力為反瘠音稷瘠瘦也此必欲

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

已踰句注正義句注山在代州三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

才敘反詩傳曰械繫敬廣武索隱地理志縣名屬鴈門

沮止也壞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

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

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

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

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集解應劭數苦北邊上患

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

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

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

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

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

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

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

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

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集解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比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

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各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案隱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

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案隱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集解瓚曰將謂逆亂

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

乾隆四年校刊

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
 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
 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
 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
 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
 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
 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復具云稱也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
 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正義幾音祈迺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
 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
 服服短衣楚製案隱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
 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
 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
 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案隱案類集云大猾

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集

謂發石以投人駟案漢書音義曰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

士集解張晏曰搴卷也攢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案隱搴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九

列傳

六

取物云舉許慎云舉取也王逸云此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主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

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集解徐廣曰表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隸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蒞也索隱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蒞又纂文云蒞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即觀使行禮曰吾能為

此廼令羣臣習隸索隱隸亦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

諸侯羣臣皆朝十月索隱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

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儀先平明謁者治

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集解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案小顏傳聲教入殿下郎中俠

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

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集解

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蘇林云上傳語告下

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

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

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以次傳令上也

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

為臚音閭句音九注反

傳警集解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

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

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

置法酒集解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

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集解

如淳曰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

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廼拜叔孫通為

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

矣與臣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

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集解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難俱食淡也案說文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案隱楚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高帝曰公罷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

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廼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廼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集解駟案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案隱韋昭云蹕止人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廼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集解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且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

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

集解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

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孝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

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

案謂舉動有過

也左傳云君舉必書

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

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

本也上廼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復道故孝惠帝曾

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

獻

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鸛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與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

與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耶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拙

案隱道固委音屈

蛇案隱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夏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絲蒞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可圖
歸其地

書皇帝故貴車馬西晉書卷九十九

蓋謂昌平

蓋與邦變外李公與家謂宗大直茶臨

一歸數萬世之

齊縣宋國內精

史記卷九十九

史記卷九十九考證

劉敬叔孫通列傳號稷嗣君集解徐廣曰蓋言其德業

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書音義曰稷嗣

邑名○徐孚遠曰是時功臣多有名號侯者叔孫無

軍功安得封邑徐叔為長

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

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

褐衣置廣柳車中集解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車

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轡曰茂陵書中有廣

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案服虔臣

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

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翬為使

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

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

之洛陽集解徐廣曰馬車也案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

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

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

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

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

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

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

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

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

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

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

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

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使音如字近音其斯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

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集解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

官楚人曹邱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集解孟康曰招來也

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言曹邱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集解徐廣曰漢書作趙談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季布集解張晏曰欲使竇君為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

乾隆四年校刊

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
 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
 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
 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
 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悅引入留數月
 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季布
 弟季心集解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
 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益字絲長
 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集解如淳曰中尉之司馬
索隱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邳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

其名以行索隱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

中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集解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丁公為項

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

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

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

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

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索隱謂居

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

也可保信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為盜而布為人所略

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索隱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疾令赴方提趣湯

集解徐廣曰趣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

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

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

集解徐廣曰小一作峭

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

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

集解徐廣曰復為擊齊有功也

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景帝中五

年薨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公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

集解徐廣曰屢一作屢一日覆駟案孟康曰屢履蹈之

也瓚曰屢數也索隱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舉旗則

履軍為是愈於舉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

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

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集解徐廣曰或

畫無復之耳集解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

誠知所處集解如淳曰非死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

何以加哉

史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

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

冤誠知

所處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

東明也景與樂布樊噲張敖禁其書扶鼎非

史記卷一百考證

季布樂布列傳上將軍樊噲曰○漢書匈奴傳云陳豨

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與此同本傳不

載

唐諸王傳

袁盎趙主

袁盎者楚人

安陵高后時

任盎為中郎

出意得其上禮

燾

又敘外夷兵三十一萬曾為上將軍與北同本爵不
李市樂市收爵上將軍樊曾曰○鄭書曰收爵云刺絲
史記卷一百考證

史記卷一百一

蓋敘漢書太史公史國國人令司馬遷為撰

而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夫斷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益

而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五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節呂太操主兵戲會其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盎音如周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

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

任盎為中郎集解如淳曰盎為兄絳侯為丞相朝罷趨

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集解徐廣曰袁盎進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

可專

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益曰絳侯所謂功臣

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集解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

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

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

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

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莊嚴也丞相益畏

己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

益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

清室集解駟案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

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

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

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

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

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輜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

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

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以為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

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袁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

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

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
 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
 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
 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
 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集解贊曰
諸呂禍福尚未可知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集解孟康曰
知故曰不測也古勇者也索隱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
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
衛人為申繻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
 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
 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

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
 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
 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集解徐廣曰
漢書作談字以數
 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
索隱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
乘輿騎從者則云常侍騎也說盎曰集解徐廣曰
說一作謀君與
 鬪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
 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
 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
 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

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百金之子不騎衡集解徐廣

駟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

於岐反韋昭曰衡車衡案隱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集解如淳曰六駢

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

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

坐郎署長布席正義蘇林云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

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

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

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

之陛下獨不見人筭乎集解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慎

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

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

方卑溼君能日飲母苛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此幸得

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

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

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

下

下

下

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
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
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
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
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
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
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
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
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

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

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

文帝崩孝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

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

曰集解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

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

事未發治之有絕集解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今

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集解如淳曰盎大

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

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日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

盜入見鼂錯在前及盜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目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愛盎侍兒集解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司馬乃

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

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

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集解文穎曰親老吾不可

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集解如淳曰

使遇害也索隱案張晏云辟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疑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

音帳索隱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

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集解如淳曰不杖步行

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集解文穎曰梁騎擊吳楚遂

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

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

沈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

陵富人有所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徒或曰博戲之徒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

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

不以親為解集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

行之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不以存亡為辭天下

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集解徐廣曰一

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

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

袁盎進說其後語塞

案隱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

絕也之語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

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十餘曹集解如淳備之

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集解徐廣曰

殺盎安陵郭門外案文穎曰培音陪秦時賢士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

鼂錯者潁川人也

案隱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

後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集解徐廣曰先即先生

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

集解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服虔云百石卒

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

科補掌故也錯為人陷直刻深集解韋昭曰術岸高曰陷

也術字或云術道路也也隋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

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

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衛宏詔

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

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

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

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集解服虔曰太子稱家

秩八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

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

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

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閒

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集解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

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

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索隱墻音乃

之短垣也又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

聞之即夜請閒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

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正義上

石墻者廟內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

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

八

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

集解徐廣曰

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

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

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

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

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

集解徐廣曰議一作謹

何也鼂錯

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

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

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

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

鄧公

正義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

為校尉擊吳楚軍為將還上書

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集解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

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

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

噤口不敢復言也

索隱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

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

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

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

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

正義

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

多奇計建元中上招

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義忼

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集解張晏曰資才也時以變

易集解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

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

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讐反以亡軀語曰

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言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驕

燈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

史記卷一百一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 列傳

十

史記卷一百一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袁盎鼂錯列傳主亡與亡集解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
行其政令索隱如淳說為得○徐孚遠曰主亡與亡
言盡節致命也如說甚疎索隱亦失之

百金之子不騎衡○水經注作立不倚衡

調為隴西都尉集解如淳曰調選○顧炎武曰此今日
調官字所本調有更易之意猶琴瑟之更張乃調也
如淳訓為選未盡

袁盎即跪說曰○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
多作跪其義難通臣照按古人席地坐故起即跪余

說非是其差

錯所更令三十章○漢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篇本

賦新詩為賦本註

隨守字因本時亦更易之

隨為劉西勝城

百金文于不歸西○本

言盡前姓命少

行其近合

袁盡

史記卷一百一考證

史記卷一百一其論曰樓

熱國漢失太史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夫而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

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

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

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

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

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百官表云

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

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案隱案卑下也欲

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

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僕

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案

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

虎圈嗇夫正義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

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

當若是邪尉無賴集解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

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

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

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

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集解晉灼曰音牒案隱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利口

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

其敝徒文具耳案隱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

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

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

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

以質言集解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

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集解如淳曰宮衛令諸

乘輅傳者皆下不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

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

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

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

行至霸陵居北臨廁集解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

臨垂邊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

為廁索隱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

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

集解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使慎夫人鼓瑟上

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案走猶向也

自倚瑟而歌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

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榔

正義顏師古云美石出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集解徐

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

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郤集解張晏曰錮鑄也帝北

云南山索隱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榔榔

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鄴山發北山石榔乃

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榔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

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榔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齊傳

三

欲者雖無石柳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

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

集解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

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

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

集解如淳曰長安縣人

聞蹕匿橋下

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

一人犯蹕當罰金

集解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

索隱崔浩云當謂

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

文帝怒曰此

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

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

索隱

小顏云公謂不私也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

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

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

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

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

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

索隱案以法者謂依律以

斷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

是足也

集解徐廣曰足一作止也

且罪等

集解如淳曰俱死罪也盜

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

也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集解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抔音步侯反

案禮運云汗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搏之

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陛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

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

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集解徐廣曰一作開

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為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

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景帝為太子時與梁

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

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

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

人曰吾鞮解正義上萬越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鞮索隱反下閑買反

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日獨奈何廷

辱張廷尉使跪結鞮王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

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

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

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

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

身不仕索隱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

中郎署長集解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事文帝至孝聞索隱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列傳 五

文帝輦過

案隱過音戈謂文

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

案隱

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怪之也

家安在唐具以

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

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集解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

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

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

將

集解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

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

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

集解如淳曰良善也

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

憂匈奴哉唐曰主臣

案隱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

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

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眾辱我獨無閒處乎

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

案隱

上音朝遙反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

殺北地

都尉昂

正義北地郡今寧州也案隱案都尉姓孫

上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

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

集解韋昭曰此郭門之闔

也門中樞曰闔案隱樞音其月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六

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

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案謂

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案隱案六

選車之法十案隱如淳云穀音構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

萬集解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案隱

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是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

事見管子及小爾雅集解徐廣曰澹一作澹案隱崔浩云東胡烏丸之先

也國在匈奴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澹西

抑疆秦南友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案隱幾音祈其後會趙

王遷立其母倡也案隱案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王遷

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案隱案開是趙王寵臣戰國

令顏聚代之案隱聚音似喻反漢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為反間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集解駟案漢書曰尚

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集解

日私廩假錢案隱案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服虔

養服虔云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

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案隱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

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

卒盡家人子案隱案謂庶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

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

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案隱案尺籍者謂書其斬

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七

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

上功莫府案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莫府莫當為幕

古字一言不相應索隱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

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

也集解駟案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

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集解服虔曰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

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

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

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

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

便集解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

齊收功魏尚

少齊水也

索隱曰贊曰聖季未聞見猶貴益太子

贊曰一抄贊聖季未聞見猶貴益太子

何蒼麻嶺書曰不歸不黨王豈蕩蕩不黨不歸王豈野

音和始音和始語曰不取其人願其父二昏之世麻嶺

太史公曰聖季之言其言皆守其不測意焉公之備陳率

為順發字王將以心與余善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考證

張釋之馮唐列傳用紵絮斯陳蔡漆其間○蔡集韻音

柳黏著也漢書水經注皆去此字

下廷尉廷尉治○凌稚隆曰一本無重廷尉字

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索隱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

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抔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

抔者搏之未燒之名也○師古漢書注云其字從手

主今學者讀抔為杯勺之杯非也抔非應盛土之物也

其意蓋譏鄭氏又音普迴反則字當從土坏與抔不

至通立氏用據開闢○臣照對上文云其對會鼓王戲

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臣照按上文云其後會趙王遷

立其毋倡也然則此句立字蓋衍文

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疑騎字之誤

林音敷之未熟之字也○謂古英書云其字並手

手字本短并蓋言一也一林兩音並嚴又音普

則令愚只取刻一林上索解曠凡云林手

不我操其操也○史記曰一本無重或操字

麻蘇音也英書本錄其音去地字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史記卷一百三

漢太史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大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正義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正義

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

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

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

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

如淳曰主通書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小顏

謁出入命也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

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

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

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集解

曰以其恭敬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

履度故難之次子慶皆以馴行

孝謹集解徐廣曰一作仁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

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

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

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

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

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

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譙音才笑反譙讓責

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之處故曰便坐坐音如

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

也又音婢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

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

如也集解晉灼曰訢許慎曰古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

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主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

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

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

罪正義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皇太后以為

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

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正義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

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

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集解文類曰郎五日

直五日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入子舍案劉

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臉身自

浣滌集解徐廣曰臉築垣短板也音在廁臉謂廁溷垣

又自洗蕩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械窬藜

器也音威豆駟案蘇林曰臉音投賈逵解周官械虎子

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

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窬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袖衫

為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案隱案親謂父也中裙

近身衣也徐廣云臉短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

非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

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

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集解徐廣曰陵一作鄰園

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茂陵邑中里也茂陵內史慶

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

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

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
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
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
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
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誤作四 **正義** 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為四足凡五 上譴
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
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 **正義** 漢書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 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皆
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

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子太傅七歲

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 **集解** 駟案趙周坐酎金免

案漢書而知也 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

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邱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

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

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

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

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

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 **集解** 服虔曰不能音減損之減

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

名數者四十萬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

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

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

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

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

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

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

索隱難音乃彈反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

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

相慶卒諡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

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
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
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代大陵人也正義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

隱按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

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是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

言代大綰以戲車為郎集解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案今亦

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

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

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

行集解張晏曰恐文帝謂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五

借訪也一日譙呵者責讓也不譙呵者言不嗔責衛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

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

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

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

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劔不敢奉詔上曰劔人之所

施易獨至今乎集解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質換之也綰音移

亦易音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

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

實無他腸案小顏云心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

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

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

子誅栗卿之屬集解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綰音栗姬之族也

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忍乃賜綰

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為太子召

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

為丞相正義故桃城在渭州昨朝奏事如職所奏案隱

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

以為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

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

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

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索隱謂心中常期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為不絜清不絜之服則期是

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絜淨下溼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

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秘戲索隱謂後宮中仁常在旁至

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顏師

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

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

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

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集解駟案史記音隱曰歐於友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集解駟案史記音隱曰歐於友

孟康音安邱侯說之庶子也集解徐廣曰張說起於方

音悅說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集解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

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合於六家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

六家之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刑名家也各名

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

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

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

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

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

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太史公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集解徐廣曰訥

字多作詘音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

耳古字假借而周文處調正義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

名稱稱為長而周文處調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

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調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

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

班固曰石建之幹衣周仁之垢污君子譏之是也正義

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

賂遺終無受此為處調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

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

匍縮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

言俱嗣芳躅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萬石張叔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漢百官

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異

史記卷一百三考證

公暇表變未嘗為六本對無動異
萬石張姓所制萬石昏少子受命
○黃石官

